

第十七回 金山寺元虛遇盜

詞曰：

鸞爵仗朱提，妄想天鵝吃。道遇紅樓忽有情，露出真消息。金山月色寒，楚水波濤惠。草澤相逢面目凶，揮刀相殘滅。

右調《卜算子》

說這夏瑤枝為元虛所賣，雖慨然就道，到了船中未免見景生愁，思鄉動念。同舟雖有幾個村姑，卻也無心款接，惟有終日納悶而已。

不一日行抵鎮江，因天色向暮，暫停舟於大江口。是夜瑤枝見眾女子俱各酣睡，自卻輾轉難寐，輕輕啟窗一望，卻是大江。只見月淡星稀，風微水靜，寒氣滿天，人聲闐寂。瑤枝不覺拊心長歎道：「我夏瑤枝，何薄命一至於此耶！憶向者父母生我之時，曾夢庭長玉樹，言異日不作庸人之婦，每欲覓一快婿。不幸幼失慈母，旋又父歿。致為惡兄所害，遭窮途之落寞，互長夜以淒涼。我想此二宮中，有何好處。倘是君恩如水，則王嬙之琵琶，今日我夏瑤枝又是個接手了。即或天寵優渥，而太真之埋玉，亦且遣恨至今，算來終不是個好了局。」固又想起春間廬墓歸來，在湖亭所遇那生，風流倜儻，頗為可意，恨只是匆匆一面，不曾曉得姓字，遂如大海一萍。念二蒼既生我這一副才情何不使我一展才情，竟至如此一個紅顏薄命的下場頭。今對此朗月澄江，可惜螻蟻微命，倒不如投作波濤之鬼也，還可配享彩石青蓮。想到此處，不禁淒然悲泣。

正爾對著大江哽咽，忽然捲起一陣旋風，覺得毛骨俱悚。瑤枝舉目看時，只見烏雲四起，霎時星月無光。船內眾女子叫道：「這般大風，卻開著短窗，吹得我們好不寒冷，怎麼還不閉了。」瑤枝也不回言，即便閉了那窗和衣睡倒。只聽見風聲愈大，浪顛船簸，人聲喧沸，船家在後艙大叫：「不好了，颶風發了！」一霎時間，風猛浪高，水激纜斷，船家把捉不定，那船被打出江心。不消三四個排空濁浪，早已船底向天，一眾裙釵都做了水晶宮女。

不期事有湊巧，蘇誠齋入京的坐船，這晚恰好泊在大江下流。因見風過浪息，依舊一天星月。誠齋乃推窗而望，正玩那江山之趣，只見上流頭有一物浮沉而至，好象是一個人負著片板余下。誠齋急叫撈救上船，卻原來是一個女子，已是淹得半死的了。忙叫侍女們齊至後艙，叫起若蘭小姐，換去身上濕衣，灌了些姜湯熱酒，漸漸甦醒，叫了一聲「噯」，復掙開兩眼，見不是自己舟中，因向誠齋、若蘭等道：「薄命之人，自分當死長江，何幸又蒙撈救。」誠齋見他舉止幽閒，談吐不俗，知亦是宦家之女。因問道：「聽小姐口音，好象是武林人，但不知是甚姓氏，因可至此，卻又沉溺江中？」瑤枝告道：「妾乃仁和夏英之女，因先旨早背。獸心之兄將妾舉報官人，故應選經此，不期忽遇大風，遂遭覆溺，已分葬於魚腹，乃荷蒙拯救全生，再造之恩；捐軀難

誠齋見說，點了點頭道：「原來是夏年兄的閨囡愛，卻遭如此顛沛，可勝浩歎。本縣乃前任錢塘縣蘇誠齋，因是欽取入都，停泊於此，遂得援救小姐，足見小姐吉人天相，故使本縣貪看江。景，夜深未寢，因而望見也。」瑤枝道：「原來就是錢塘蘇老父母，賤妾螻蟻餘生，皆老父母所賜，老父母請上，容妾拜謝。」誠齋再三推辭，方始受了半禮，又與若蘭也相見了。若蘭道：「小姐雖是受此一驚，卻喜脫離虎穴，倒是去凶就吉也。」瑤枝道：「流離薄命，幸遇老父母及小姐救援，雖免入宮之役，終屑無吉可望耳。」誠齋道：「此舟一俟天明，即要開行。本該著人送小姐回府，奈在途次不便，兼亦不能放心，不若權與小女作伴，同上京都。況本縣雖赴欽召之命升遷，諒亦外任，那時卻送小姐回杭，不識小姐以為然否？」瑤枝道：「荷蒙老父母憐念深思，真乃感銘五內，但此身係老父母所賜再生，是即生身父母也，更欲何歸？願拜為父。」說罷即倒身下拜，喜得誠齋連忙還禮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但恐老朽窮宦，無以克當奈何？」瑤枝拜畢起身，又與若蘭從新序禮，姐妹相稱。次早開船，同上京去。正是：

巽二無端掀濁浪，須知有意覆行舟，

花開花落誰為宰，成事隨天不自由。

且不表夏瑤枝拜誠齋為父，和若蘭情投意合，甚是契愛。再說夏元虛，自從將瑤枝舉報點選入宮，心下十分得意，日日與畢純來做丁伴，不是湖舫宴樂，就是妓館逍遙。

一日固天色陰雨，在家覺得寂寥，著人去接畢純來到。兩個暖酒對酌，飲至半酣，元虛道：「晚生再過幾日，便要入京會試，但念迢迢遠道，旅況淒涼，若得老先同往，方覺有興，不愁寂寞矣。」畢純來道：「途路之間，原不可無一二知己同行。若令小弟作伴，果有興趣。奈舍間乏人支撐，弟一出門，倘有不足之處，便無從料理耳。」元虛笑道：「這有何難，者先肯欣然同往時，便是十分情分。府上如有缺乏，晚生吩咐了家下，竟到舍來取便了。」畢純來道：「雖蒙盛情如此。但小弟之心有所不安耳。今吾兄既必欲小弟隨行，即有一些家務，亦只得捨命陪君子矣。只要他日吾兄進士到手後，肯垂青一二，就是無窮厚誼了。」元虛笑道：「晚生雖是應名會試，只好奉陪那些中進士的朋友。若妄想自己中進士，卻去消遣這些奉陪的朋友。那裡有許多進士，才輪得到我晚生。」畢純來道：「文章自古無憑據，那裡預先定得來。但以吾兄的高才，自必皇都得意。」元虛笑道：「晚生如果高才，前日須不受那蔡其志的氣了。難道老先還不知晚生之腹，向來空空如也的麼。實不相滿，這名舉人，也還從西貝來的哩。」畢純來也笑道：「如此說時，老兄竟是個白木才子了，既然這等，今番上京，何不多帶些金銀，索性再西貝他一個進士，豈非全美，況小弟都中相知不少，當為效勞也。」元虛道：「秋間為這舉人，用去四五千金。雖然僥倖成功，卻也不見十分威風。至今懊悔不已，若要買一個進士，怕不要萬金之數。我有這若干銀子。在家好不快活，卻定要這進士何用？」

畢純來道：「吾兄何出此言。你把這萬金擺在路上，要人叫聲老爺，誰肯來叫你老爺？況就是萬金，須有個用完的日子。如今反來買了一名進士，選了一個衙門，那時烏紗絳服，紫綬金章，出則五花頭踏，入則鼓樂喧迎。那個不來趨承你？假如有人要准一張狀子，或是五金或是十兩，送將進來。只要筆頭動動，又不要費我氣力。那時少不得還要著幾個得力之人，在外面做針兒引線。就有那些好勝健訟的良民，尋見著了線索，或是五十，或是一百，多則千金萬兩，謹具奉申將來，任憑他大小官司，只要價錢扣足，那時在法堂之上，變轉了這副面皮，發賣出來，把有理斷做沒理，無理審成有理，要打就打，要罵就罵，隨你施為，豈不名利兩全？兄今空有這萬金家計，無過稱得個富翁老官，看財童子罷了，怎似那般的威風。」元虛聽了畢純來這一番話，不覺喜歡道：「舉人雖已買了一個，不道這進士也買得來的。」畢純來道：「兄還不曉那些發科發甲的，一大半是錢財上得來。若要真才實學，曾有幾

虛道：「但舍間歷年多事，甚覺乏鈔，一時湊不足這萬金之數，奈何？」畢純來道：「銀子雖少，兄那田房屋產卻多，要他何用？若買得一名進士，選了一個衙門，怕再置不起麼？」元虛道：「倘到那裡，因是輦轂之下，關防周密，竟不能夤緣到手。可不反惹人恥笑！」畢純來道：「只要有了銀子，何愁不能夤緣，即算買不到手，那銀子端原在吾兄身畔。再或怕人家恥笑時，就舉人乾選，揮其兩千金，也便公然去做官，比那刀筆出身的，究竟高貴得多哩。」元虛笑道：「依老先所言，似這般容易時，連那十年窗下，也叫做枉自勞心了。」畢純來道：「這向須說來，四書上明明道：『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。』難道兄不曾讀這兩句來？就是文昌司命面前，那位魁星，你遭為何一隻手筆，一隻手卻捻著一個大元寶，用不著筆頭時，就要元寶來了，所以前人這般製造耳。」元虛不住點頭道：「原來如此。老先破的之論，使晚生茅塞頓開，從此取青紫如拾芥矣。」正是：

富貴從來都有命，漫思持轡撮巍科。

當下夏元虛聽了畢純來之言，覺得津津有味。果然發想起這頂紗帽來。次日，即喚畢純來作中，將夏英所遺田地房產，俱賤賣了，湊足萬金之數。叫一隻飛紗大船，同了畢純來並帶管家夏留擇日起身，一路耽擱遊玩，飲酒談笑，果然有興。

不一日已至蘇州。畢純來道：「蘇州的虎丘，最是名勝之區，便道經此，不可不遊覽一番，況此地女人水色甚好。兄在杭城訪妓，不若此間更自可人。」元虛說道：「晚生亦久慕吳門女色，今既到此，豈可虛邀。此番入都，倘能僥倖一官，出來必要買幾個侍妾回去也。」因叫船家停泊於閶門之外，叫夏留在船照管。兩個一同上岸，去游虎丘。

時正仲冬天氣，遊人稀少，景物蕭條。走了一遭，覺得乏興，隨即下山，時已傍晚。元虛笑道：「虎丘之游竟爾乏味，近側或有妓館，與老先小酌三杯，消遣客途寂寞，方不虛此一行。」畢純來見說，詢問居人，方知虎丘之下，現有平康。二人因同赴衍院，早有粉頭迎入坐定，便問道：「二位相公，貴處像是杭州，但未知尊姓。」畢純來道：「我姓畢，曾做過天台典史。這位公子相公姓夏，是今科簇新的舉人，因上京會試，在此經過，向慕貴處女色最佳，故特停舟閶門，上岸走訪。不知大姐名姓，亦要請教。」那妓女笑道：「原來是一位新貴相公，一位舊貴老爺，失敬，失敬。奴家名喚蟲二姐，今年十八歲了。」元虛道：「如此該是重九，怎麼叫做蟲二。」蟲二笑道：「不是這個『重』字，乃蟲蟻之蟲，二三之二。」畢純來道：「這卻怎麼解釋？取得甚是不通。」蟲二道：「當初也是一位舉人相公取的，道奴家容貌標緻，真是風月無邊，故名蟲二。」元虛道：「原來是這個緣故，倒也取得有理，但我方才所言重九，正合著大姐年年十八歲也，取得不曾差。」蟲二將元虛瞅了一眼道：「相公倒會取笑人，我今年才說得十二年十八歲哩，那裡就是年年。」說罷一齊大笑。

畢純來道：「閒話少說，我們且打點吃酒罷。」蟲二便叫湯保去備辦將來。三人飲了一回，元虛道：「悶酒卻難吃，畢老先請生發生發，方覺有興。」畢純來道：「怎樣生發，還是擲色，還是猜拳，還是行令？」蟲二道：「自然先行了令，卻再猜枚擲色。」畢純來見說，想了一想道：「既要先行酒令，我說一個席上生風，要《四書》一句，合著免飲。若是合不著，罰三大杯。」元虛道：「簡逕些才好，怎麼這等絮絮煩煩，那裡就合得著。」蟲二道：「絮煩些才有酒吃哩。」畢純來便自己先飲了一杯道：「三月不知肉味。」蟲二道：「阿彌陀佛。」元虛道：「為何念起佛來。」蟲二道：「畢老爺三個月不吃肉，乃是奉長齋的了，怎不要念佛。」畢純來笑道：「這是一句《四書》，合著席上這一碗肉，故叫席上生風。」蟲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如今該是夏相公席上生風了。」元虛亦飲乾一杯道：「不敬何以繫乎。」畢純來笑道：「兄說差了，要奉敬三杯。」元虛嚷道：「那一碗不是繫，難道倒是烏龜不成？遵著令、席上生風；如何有得差來？」畢純來道：「不敢何以別乎，乃是這個別字圈聲的，所以要敬三杯。」元虛只得受罰，固懊悔道：「早知如此，何不說了『肉不知禮』。」蟲二笑道：「奴家正想得這一句，又被夏相公說破也，飲了三杯罷。」元虛道：「這行令大費心思，還是擲色猜枚，酒落歡腸的好。」三人固又呼盧浮白，至醉方休。

當下畢純來先辭回船，元虛留宿院中。蟲二見他是個有鈔舉人，枕席之間，加意趨奉。弄得元虛十分得情，快活極了。不覺露出心事道：「我進京去，若買得一個官回來，必竟要娶你做如夫人，你可肯麼？」蟲二道：「蒙相公貴人抬舉，豈有不肯之理。但相公會場高發，自可得官，怎麼卻要去買？」元虛笑道：「不瞞你說，恐防不穩，故帶有萬兩白銀，思量去攢謀一名進士。」蟲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自然這家兄的功名，穩似那詩云子曰的，又且省力，奴這裡從明日為始，閉門謝客，專候好音。卻不要忘了方才所言。」元虛道：「這個自然。」正是：

一夕歡娛雖有情，誰能邂逅便知人。

休將心事和盤托，自古青樓近綠林。

說這夏元虛和妓女蟲二，情迷意戀。難捨難分，一住不覺十日。被畢純來再三催促，元虛無奈，只得別了蟲二，快快下船。又行了數日，已到鎮江，因天色尚早，又趁著微微的順風，隨出了口子，便是大江。行不上二十里，不料陡轉了大逆風，一時手忙腳亂，隨風帶舵直打至金山腳下，只得將船泊定，且暫歇宿。首夜更餘，忽聞喊聲大舉。元虛從睡夢中驚醒，掙眼一看，只見一伙強盜明火執仗，打入艙來，將元虛和畢純來、夏留一並拿住，大叫「獻寶」，撥刀要砍，嚇得元虛等跪下求饒道：「財物盡在船內，任憑取去，只求饒恕狗命。」那強人伙中一個道：「這干人拿了銀子去買官做的，其心不善。我們如今與他一個水利廳做做何如？」眾強人齊聲應道：「有理。得了他那錢財，也正該與他一個官職回去。」便一齊動手，把元虛等三人綁縛了，拋入江中。

原來，這都是元虛在蟲二家，露出買官的消息。說有萬金，動了花娘的貪心，遂與龜子商量，糾合這伙強徒，一路尾來，恰值那夜落荒湊巧。即將財物連船劫去，這也是元虛妄想之報。

且說他當夜落水，幸喜綁得還鬆，用力掙脫，在水中摸著船上打下一扇窗板，便挽住了。隨波逐浪的浮沉了半夜，余到岸邊，慌忙爬起，只見蒹葭揭揭，樹木森森，四望風雲黯黑。元虛又饑又冷，且恐且悲的蹲伏在草叢間。看看捱到天明，抬頭一望，前面都是高山峻嶺，也不知是甚麼去處，又不見個人影，只得向前亂走。走不上一里，叫聲不好，翻筋斗般跌了去，原來是暗伏在那裡捉虎的羅網。元虛心慌步急，不曾看見，走去踏著關竅，把身子懸空掛起，只聽見一棒鑼聲，山凹內閃出十來個彪形大漢，一個個手執鋼叉趕來。眾人見不是虎，卻是一個人，放將下來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敢大膽在此行走。」元虛哀告道：「可憐小人被盜落水，望眾好漢大發慈悲，指引小人一條出路，雖死不忘恩德。」眾人道：「你知這裡是什麼所在？乃俺們海外的山島，卻來亂撞怎的。」當下不由分說，把元虛綁了，解投山寨來。只見：

茗曉宮殿雲霓現，重疊戈矛霜雪寒。

虎帳威風雄海外，別留氣柬擬樓蘭。

不知夏元虛這番禍福如何，下回自有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鐵花仙史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